airiti

林子平「父兄訓」之研究（一）
—以「父兄之過」為中心

馬　耀輝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針對仙台藩武士林子平〈1738-1793〉於 1786 年所著「父兄訓」中的「父兄之過」做探討。他認為有三點：「不知八德」、「姑息之智」、「教訓之詞」，也提出了「處方箋」。他希望透過教育改革造就人才，特別是「父兄」對於教育子弟在觀念上、智識上、行為上、方法上的誤謬、改善之實踐的指陳與促請，他提示了從這個「父兄」知「過」、改「過」—小我改革的「根本」做起，進而擴及整個社會、國家的改革構想。

關鍵詞：林子平　「父兄訓」父兄之過　改革　構想

airiti

A Research of Hayashi Shihei's "Fukeikunn" (1) : focus on "father and brother's mistakes"

Maa, Yaw-Huei
Associate professor, Tamkang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Hayashi Shihei<1738-1793>, a samurai of Sendai Domain, who wrote "Fukeikunn" in 1786.This is a research focus on 'father and brother's mistakes' from "Fukeikunn". He thought that they have three mistakes when they teach their children and brothers: " do not know moralities", "spoil", "lecture" ,and he also made same solutions. He hoped that qualified personnel will be trained through reform of education. He suggested from the father's knowing and changing their mistakes can promote the social reform.

Keywords: Hayashi Shihei, "Fukeikunn", father and brother's mistakes, reform, suggest

airiti

林子平の「父兄訓」の研究（一）
―「父兄の過ち」を中心に―

馬　耀輝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要旨

本文は仙台藩士林子平〈1738-1793〉が 1786 年に書いた「父兄訓」の「父兄の過ち」について探究したものである。彼は「八徳を知らないこと」、「姑息の智」、「教訓の詞」と指摘した。教育の改革を通して人材を育てること、とりわけ「父兄」が家庭教育において誤った育て方を知って改めることによって、世の中が変わっていくという構想とその改革の道筋が示され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キーワード：林子平　「父兄訓」父兄の過ち　改革　構想

airiti

林子平「父兄訓」之研究（一）

—以「父兄之過」為中心—

馬　耀輝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1、前言

在林子平〈1738-1793〉的眼中，他是如何看待十八世紀末日本江戶時代的社會？天下無事、宇內昇平？繁榮富庶、政通令行？似乎都不是。自從二十八歲寫給仙台藩藩主的「第一上書」、四十四歲時的「第二上書」、四十八歲時的「第三上書」與「富國策」，乃至畢生力作卻遭幕府禁刊的『海國兵談』，他批判的不只一個藩，也包括整個日本。他在這些著作中所展現的社會觀察是：武士們財政困窘卻生活奢侈、放蕩胡為卻政道不行、「不學不術」、武道疏略、武備廢弛、「士」風日下的世界(1)。

身為仙台藩的武士，林子平深刻地觀察和感受到承平了一個多世紀的武家社會正處於影響深遠的危機之中，猶如癌症無聲無息般擴散而不自知。針對內憂外患，他透過一篇篇的「處方箋」，針貶時弊也提出興革建言。

然而，究竟是甚麼原因造成這樣的危機？從這些著作中看不出他更深層的剖析。不過，「時天明六年秋九月」〈1786 年〉的「父兄訓」一文，似乎可以提供線索。

林子平在自序中開宗明義就告訴讀者他是仿效寫給乳臭童子知曉的童家訓，而寫成了這篇大人們應該要了解的訓示：「今新綴此訓，為世之為人父兄者示子弟之教法」。林子平的心情應該是是悲哀而且憂心的，因為他看到「先古以來希冀子弟成為賢良，不論異國我國雖有多數教戒子弟之書，然為人父兄者其子弟之教法既不見傳於其祖，及於成長亦不知授其書於子弟，姑息養育之故，為人子弟者今多長成無賴、

(1) 參照拙著『林子平の社会倫理思想の研究』〈致良出版社、2008 年〉164 頁

airiti

不知禮儀」[2]，換句話說，在他看來，他念茲在茲的社會風氣敗壞源自於「父兄」不知如何教導子弟的家庭教育問題。

而且，他認為這種傾向是會代代相傳的。不知如何教導的「父兄」養出的孩子再養出孫子、曾孫、玄孫都是素行不良、粗魯無禮，「是故，世上少有子弟心懸以孝悌忠信勇義廉恥八德為宗之事。是故，五倫漸趨壞亂，世上多見不堪入目之家族」[3]，在他看來，長此發展下去的結果，未來將是世風日下、社會倫理風氣敗壞的景況。

於是，他希望「為人父兄者讀此書而知教導子弟之方，然後教導子弟使之漸知孝悌忠信勇義廉恥。若世上子弟多知此八德，眾人之中出現後秀賢良之上才，則世上多賢良之人，況乎其次者。如此，粗鄙無禮之風俗一變而忠孝文武之業盛於世」[4]，才會不顧「父兄」之忌諱，直陳自己的疑慮。

由此可見，林子平關心社會倫理氛圍頹廢的問題，也期待透過此文讓「父兄」們可以教子有方，達到他在自序最後所說的「萬萬世世永成孝悌忠信勇義廉恥之俗」的社會倫理氛圍。究竟他看到的「父兄」對子弟的教育問題是甚麼？筆者延續前作之社會倫理思想研究觀點，試圖解構「父兄訓」的內容，闡明他的原因分析，以補林子平社會倫理思想研究之缺漏。做為系列研究之首篇，本文旨在探討他眼中的「父兄」教育疏失。

2、「父兄」不知「八德」

綜觀由四十六條訓示所構成的「父兄訓」[5]，大都是針對「父兄」教育心態與方法的檢討，從第一條即可見其端倪：「哀哉為人父者雖知交合生子之事卻不知教子之道；為人兄者亦不知教弟之道」。他接著說

---

(2) 山岸德平、佐野正巳編著『新編 林子平全集 3 經世』(第一書房、昭和五十四年) 97 頁。
(3) 前揭書，97 頁。
(4) 前揭書，97 頁。
(5) 林子平在文末註記有四十五條，但依每條皆標示的「一」來算，計四十六條。

airiti

明:「所謂教子之道,非特別之難事亦非無方,唯孝悌忠信〈由文而生〉勇義廉恥〈由武而生〉八德之諄諄教誨,使兒心知曉孝悌忠信勇義廉恥八德為人之根本一事而已。」[6]

如此簡單明瞭,為何「父兄」不知?他的看法是:「然世上知此八德之父兄少,故教子弟只依姑息之智,曾加以教訓之詞」[7],換句話說,他所認知的「父兄之過」有三:「不知八德」、「姑息之智」、「教訓之詞」。

在「不知八德」方面,首先是不知有教子之書。他在第四條中說道:「唐山大和皆有希冀子弟當成賢良之事而有多數教誡童子之書,然身負重任之父兄者不知有此數書,故未曾以此數書教授子弟。因未曾之故,為人子弟者不知子弟之職分,如養犬般成長。如養犬之故,對父兄而有種種不敬無禮之行為。」他直指「父兄」當知:「其根本是為人父兄者親手造成之過錯。」[8]

其次,他在第九條中強調身教的重要性時認為「父兄」者應「無怠於讀書習字及文武諸藝」[9]。由此推知,「不知有書」似與「怠於讀書」有關。距離他在「第一上書」時所憂心的「不學」—武士們不求學問的生活態度與社會氛圍,建議「勸學」以培育人才[10],「父兄訓」之作已是二十餘年後的事情。

除了「無怠於讀書習字及文武諸藝」之外,他還強調「父兄」們「身自取行」(身體力行)的重要性。因為幼兒會模仿,所以「何事皆以父兄之所為做範本,如斯,為子弟者自然謹記八德及文武諸藝,此為不打不罵,身教引導」,他稱之:「是為德行也。如斯,無笞戒而子弟化服,是為父兄者當心懸之。」[11]

他為何如此強調身教的重要性?似乎與他的「人心活物」觀有關。他在第二十五條寫道:「人心為活物,無不動之事。不動於善則動於惡」,

---

[6] 前揭書『新編 林子平全集 3 經世』,99 頁。
[7] 前揭書,99 頁。
[8] 前揭書,101 頁。
[9] 前揭書,102 頁。
[10] 參照前揭書『林子平の社会倫理思想の研究』37~40 頁
[11] 前揭書『新編 林子平全集 3 經世』,102 頁。

airiti

然後在句末再次強調「父兄躬勤善行」[12]。換句話說，按照他的邏輯，「父兄」知「八德」而且身體力行，孩童模仿「父兄」言行，其心自然趨動於善，於潛移默化中無須責罰而受教。

所以，在林子平眼中，社會上充斥著「不知」也「不讀書」的「父兄」，再加上「不知」也「不讀書」的緣故而不能以身作則教育子弟，導致「父兄」影響「子孫」，連後代也「不知」、「不讀書」、「長成無賴」，如此，一代接一代地五倫漸趨壞亂，世風自是有如江河日下。

更有甚者，「父兄」的「影響」不止及於自家子弟而已。他在第十六條中說：「以不為教導子弟八德之事程度之愚，即便幸有大祿，使家中百姓等為好人之事絕不可成；又，即便成為軍將，使士卒為好軍士之事亦不成」[13]，換句話說，身為武家的一家之長，雖有世襲俸祿可以生活無虞，但是做為不知以「八德」教導子弟、也不能以身作則的愚昧主君，如何領導家臣、百姓做好人或訓練士卒成為好軍人？

對林子平而言，「父兄」對於教子之道的「不知」也「不讀書」吸收教育所需的知識，更不以身作則而胡作非為，其過大矣。然而，「父兄」之大過不僅此一項而已，姑息與溺愛也是通篇中屢屢被指陳的過錯。

3、「姑息之智」的弊害

除了自序與第一條都有提及「姑息」之外，在第二條中分析子弟「不知八德」所造成「不知忠孝」、「不知義理」、「不知恥」的結果時，提到其過程中子弟「成長於姑息之愛中而長成任性至極」；在第十七條又再度告誡教育子弟切勿溺愛。[14]

至於進一步的說明，則出現在此訓的末尾。他在第三十八條講到不知如何教育子弟的父親在對待孩子時，其中之一就是：「心不懸其子之善惡邪正，只是朝思暮想般地疼愛。至於十九二十歲，或呼少爺、

[12] 前揭書，107 頁。
[13] 前揭書，104 頁。
[14] 前揭書，100 頁、104 頁。

airiti

或稱可愛、小兒，養之以任性至極之故，其子不知道為何物而長，易染於惡，終成無賴之人，而捨其子也。」[15]

在林子平看來，這樣的愛不能說是真正的愛。因為他在第四十三條說道：「為人父者若誠愛其子欲其成長後立身揚名，應以上述〈指第四十一條所述培養有德有藝〉之旨趣養育其子，是為誠愛其子云也。」接著他話鋒一轉，指出凡為人父者的通病：「不在意成長之後的事，只愛當下的童形，漸如前云終至捨其子。」[16]

其實，在第四十一條強調培養品德與一藝在身的重要性時，他所關注的就是溺愛導致的後果—「長成無用之人」。他在四十一條劈頭就說：「愚父之癖，此子生來體弱，習字學問等無趣之事無用也，刀槍弓馬等粗活亦得小心受傷云云，故錦衣玉食育成任性極致、無賴至極。此無恙中成長之子，既無學問亦無武藝，只如家豬身膨肉肥、吃飽穿暖，長成世上無用之人。」[17]

林子平非常清楚為人父母者疼愛孩子的心理，可愛模樣討人喜愛，捨不得管教；但是正因如此，而輕忽了管教的重要性。一味的寵愛、遷就、縱容、妥協等，結果之一就是造成子女任性胡為，最後連父母也束手無策，只好棄之不顧。再者，因為過度擔心與庇護可愛的孩子免於辛苦、勤勞、飢餓、空乏，也不要求學文習藝，結果就是子女養尊處優、四體不勤、吃喝玩樂、身無長技，終至渾噩度日、無法安身立命於社會，甚至胡作非為、危害社會。[18]

他在這一部分的論述最後似乎在質問：「這豈不是（各位父兄）最

---

[15] 前揭書，111 頁。

[16] 前揭書，112~113 頁。

[17] 前揭書，112 頁。

[18] 無獨有偶地，以『社會契約論』著稱的法國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在 1762 年所著的『愛彌兒』中有相似的說法：「人們只想到如何去保護自己的孩子，這麼做實在是不夠的。應該教導他成年後如　何保護自己，必使他足以承受命運的打擊；必使他能夠從容面對貧富，教導他　在必要時，雖在冰天雪地的冰島(Iceland)中，或在熱如馬耳他島(Malta)灼熱的赤巖上，他都能夠生存。」魏肇基譯『愛彌兒』台灣商務印書館、2013 年、16 頁。又說：「還有一種母親，她極度地過分給予她的孩子關心，(中略)她們這種作為是一種仁慈的殘忍，將延長孩子幼年時的嬌弱，到成人時，孩子就會不堪忍受人生的波瀾與勞苦。」前揭書、25 頁。

airiti

不樂見的事嗎？」也重話批評：「如此視習字學問等為無聊事、刀槍弓馬等為受傷源之愚蠢程度，真是無以名狀。」[19]

如此說來，他眼中身為人「父兄」者自身的條件以及對於重責在身的自覺，應該要「知」也要「讀書」吸收教子之道，更要以身作則教化子弟。同時，對於子弟的智德與技藝的培養、未來的前途乃至成為社會、國家有用的人才，「父兄」們也應該是責無旁貸的。但是，他所看到的是愛之適足以害之的景象：「父兄」們自己無知、不讀書、沒有教養，以其寵溺之「智」造成姑息養奸，甚至視讀書求學為無用、刀槍弓馬會傷身，造就一代又一代的害群之馬。[20]

林子平還察覺，世上的家長不但沒有反求諸己與意識上的覺醒，而且憑藉著盲目寵愛與過度保護的「智慧」養育兒女，及至發現子弟言行偏頗亟欲矯正時，不只時不我與，又採行了另一個錯誤的方式—嚴詞斥責。

4、「教訓之詞」的反效果

林子平在「父兄訓」中用了將近十條的篇幅歷數打罵教育的不當，若推敲其背景，莫非對當時社會中「父兄」的打罵教育及其導致的反效果多有見聞？

他在第一條就講到直至子弟胡作非為，「不知八德」、只靠「姑息之智」養育子弟、「果真凡情俗鄙之父兄心目中，亦思其子弟之無禮粗魯其情可嘆而咎戒之；因子弟原來不知八德之故，不睬父兄之訓誡，甚且恨怒父兄。若訇辱子弟，子弟亦怒而背之。姑且不論謹言慎行，

[19] 前揭書『新編 林子平全集 3 經世』，112 頁。

[20] 關於養育的職責，盧梭也說：「做父親的人，當他養育孩子的時候，僅僅盡得其三分之一的任務。所謂父親，對於人類當盡生育的義務，對於國家，須造就 公民的義務。凡可以償付此三重債務卻不願去做的人，他就是罪人；倘若他僅 僅償付一半義務，其罪尤重。倘若他無法履行為父的義務，就沒有權利去做一 個父親。人不應該以貧困、工作壓力以及錯誤的社會偏見，而推卸養育他的孩 子的責任。凡是賦有親情的人，倘若他忽視了此種神聖的職責，他必將至於悔 恨哭泣，終生不得慰藉的日子。」前揭書『愛彌兒』，29 頁。

airiti

甚至反生嘔氣之心，種種之惡業日復一日變本加厲。」[21]

於是，就連「父兄」亦覺得相當煩惱與困擾，或託親戚曉以大義，或考慮不傳祿位、不讓家業等等，真是傷心操煩、日夜不安，「是有子弟竟無輕鬆之情、寬慰之心；反因子弟痛心鬱卒者，世上甚多。」[22]

另外一種狀況是看到他人子弟被教養的謙恭有禮、允文允武、工作態度認真、成果良好，因而產生比較之心，對自己子弟較人低劣而嘆息、而帶有成見、而惱羞成怒，以致出言斥責、辱罵，林子平在第三條中陳述這樣的「父兄」時直言：「其實父兄甚無理也」。

他的看法是：「人之善惡與實不實不在於天生，僅在於父兄之訓誨教導方法」，所以不知如何教育的「父兄」目睹自家子弟不如他人子弟而生恨鐵不成鋼的心理，其「咎不在子弟，反自曝愚蒙無賴」，他連呼：「可恥！可恥！」從這樣的觀點延伸，他在第三條的結論是：「見子弟之善惡可知其父兄之賢愚；見臣下之善惡可知其主君之賢愚，可恥！可恥！」[23]

因此，林子平是非常不贊同沒有教導只有打罵的管教方式。誠如他在第九條所言：「不打不罵，身教引導，是為德行也。如斯，無笞戒而子弟化服，是為父兄者當心懸之。」

除了不知如何教育、沒有教導、只知溺愛之外，一如前述，沒有以身作則當然也是「父兄」的過錯，但是林子平觸目所見的如此「父兄」卻是反過頭來責怪子弟。他在第十四條說：「見世之父兄者，己不知八德而叱訇子弟無八德；己行淫酒無賴之遊樂，向年少者言如此遊樂不可行；己無學無賴無藝而叱訇子弟無學無藝；其類多矣。」

在他眼裡，這樣的「父兄」只是倚老賣老，根本稱不上「教」、「戒」。由於子弟是會有樣學樣的，所以對於「父兄」的對待自然是心口不服，結果是：「父子兄弟相互數非、相攻訇罵，而有甚者，子弟願父兄病死，父兄以子弟夭亡為幸，人倫大變之極，悲哉。」[24]

---

[21] 前揭書『新編 林子平全集 3 經世』，99 頁。
[22] 前揭書，99 頁。
[23] 前揭書，100~101 頁。
[24] 前揭書，103~104 頁。

airiti

至於林子平為何不贊同打罵的教育方式？在第三十八條講到不知如何教育子弟的父親在對待孩子時，除了溺愛之外，另一個方式就是：「只知叱罵敲打為教子之道，遇事斥責、遇事敲打；挨罵受罰，啼哭之間，猶無事也。其子十歲以上之人，意氣隨生，受斥則怨，挨打則怒，父子生確執，終至說出不孝之所為而捨其子。」[25]

緊接著在三十九條，他陳述了打罵教育的嚴重後果：「如前所述，一味叱罵的父，其子馴於叱罵而不覺困擾，反心生倔性而頂撞，做出失態、無禮之事，在家中胡作非為，久而成癖，終至遭子橫行之父兄亦束手，其終一如十四條所云，人倫大變至極，損身滅家也。至此後悔萬千，悲哉，何其無意義之事。」[26]

所以，在他看來，當孩童年幼身心尚在成長、有賴父母育養時，父母不知教之有方且無教導亦無身教、再加上只有言教、體罰，他們只是逆來順受、言聽意從；然而年齡漸長，開始有自己的想法與堅持的同時，父母親也逐漸年老力衰，這時候即便是忠言也逆耳，親子之間的力學關係逆轉，再要試圖教養上的挽救亦覆水難收、為時已晚，只有徒呼負負、後悔莫及。[27]

5、林子平教育觀的出發點

綜觀以上林子平指陳的「父兄」在教育子弟上之疏失，我們可以感受到他是基於對當時社會現況的觀察而提出諸多反思；然而，我們

---

[25] 前揭書，111 頁。

[26] 前揭書，111 頁。

[27] 林子平的觀察與遠在西洋的盧梭竟然相去不遠，盧梭說：「有時候，當人們懲罰他〈孩童〉時，他卻還不能意識到自己犯了那些過失，說得更準確些，他還尚未具備犯錯的能力。人們就是如此亟早地將不良種子播於孩童幼小的心靈。(中略)費盡力氣將孩子教壞之後，又抱怨他成了這般的人。」前揭書『愛彌兒』，28 頁。又說：「不要責罰兒童，因為他不知道甚麼是過失，不要使兒童來謝罪，因為他不知道何以為使諸君動怒。兒童還沒有對於所謂道德的意識，所以不能成立道德上的惡，因之叱他罰他，都是不當的。性急的父母，照自己所思想的，去處置兒童；這個是錯誤的。諸君始終束縛兒童，所以兒童的精神委靡不振；兒童越被壓迫於諸君的怒目下，若一得自由，他就越加專橫。所以一旦兒童脫離嚴酷的管教，立即去做他的報酬。」前揭書，74 頁。

airiti

不禁要問他是立於何種教育觀念上而做出了上述的質疑、批判與建議的？

首先，「人非生而愚蠢」，這正是他在第三十一條闡明的核心觀念。他認為小兒偶有生來愚蠢皆因疾病所致而且百中有一而已，在此他運用了觀察和經驗的法則：「生無愚蠢之理，見小兒之本然而知」，所以他看到的是所有的小兒「至七八歲，以天然之良智、無姦邪之慾心，故其心氣健而伶俐也。八九歲以上之人，心地生而至模仿他人」，於是原本生來伶俐卻習染「父兄」的「無賴無能無禮節」，「始成愚蠢」，「自十四五歲起色貨之慾心，終成惡業而亡身」，這樣「子孫相傳皆多成愚蠢者，父兄之恥莫此為大、莫此為甚。」文末，以強調「父兄」的「顧身」（惕勵身教）做結束。[28]

可見，「教」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這正是第三十二項所提到的第二個觀念：「人之賢愚善惡在教，不在與生俱來。」他接著解釋：「教則成賢成善；不教成愚成惡」，所以他在這項中強調「父兄」不知「因教而子弟有賢愚善惡之事」，見自家子弟劣於他人子弟而責怪「笨蛋」、「人品差」、「無藝無能」、「羞恥啊羞恥啊」等，根本就是「無理」之事。[29]

所以，在林子平心目中，兒童生來有如白紙一張，因「教」而使之向善或向惡、成愚或成賢。這一點之所以可能，也許就是他的「人心為活物」的動態人心觀使然吧。一如前述，第二十五條有云：「人心為活物，無不動之事，不動於善則動於惡。是故，古人亦云善惡因於友，友良甚且成子弟德行之助，況乎其父兄躬勤善行哉？慎思之、慎思之」[30]，一語道出品德、精神之可受感化性與可塑性。

這樣說來，「父兄」的不知、無知、無教、無身教以及姑息、溺愛或者打罵，都是有可能將子弟導向善或惡、賢或愚。然而，若無上述之各種疏失，子弟就能長成八德具備、賢良有能嗎？林子平似乎自知論述中存在矛盾的可能性，在文末的自跋中設計了一位老翁與自己問

[28] 前揭書『新編 林子平全集 3 經世』，108 頁。
[29] 前揭書，109 頁。
[30] 前揭書，107 頁。

airiti

答。其中，老翁就有提出子弟真的可以讓「父兄」自由自在地捏塑的問題，林子平引用了「三歲精神百歲魂」的諺語，回答在孩童年幼時就要教導「八德」的好處[31]。換句話說，他雖然沒有進一步說明「人心為活物」的觀念適不適用於年長之後，但是至少在孩童心智狀態猶如白紙的時期施教，在他認為應是具有可塑性的效果。

6、後語：「父兄」有三過的現代意義

如上所述，林子平文中雖有善惡・賢愚二元對立論之嫌，未顧及人可能有善有惡，未必非善則惡、非賢即愚，亦有可能教之必然改惡遷善、見賢思齊，或者不教亦有可能善良賢能。但是誠如最後一條所言：「今吾小子以俗語闡述教導子弟之近道，書成國字做此訓，不顧為人父兄者之咎，欲授與父兄之人，非小子杜撰，皆以據而言也」[32]，凸顯了瑕不掩瑜的地方。

亦即，他以自身的觀察與經驗，提示了人間世上，尤其是社會倫理氛圍中，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相互關連、影響、交流，透過實踐（在他則是建言、促成實踐）而免於因無作為所導致的僵硬、自封的動態世界觀。通篇之中，他透過「教」的「活動」所流露出的這種觀點，應是其思想的難能可貴之處吧。

綜合以上林子平的論述，我們看到了他對社會倫理氛圍敗壞的「把脈」－原因出在教育，尤其是「家教」的問題。他指出「父兄」在「家教」問題上有「三過」，第一「過」是不知有教子之道，也不知有教子之書，而且怠於讀書求知，亦無身教。第二「過」是因為不知、無知、無教、無身教而採行錯誤的教養方式：姑息、溺愛；以及另外一個錯誤的教養方式：打罵，是為第三「過」。

他也提出了「處方箋」－「父兄」對子女的教育方式，特別是「父兄」之「身教」的重要性與功效性，影響子弟也繫乎整體社會倫理氛圍之良窳。所以，他在最後一項接著說：「若世之為人父兄者，人人體

[31] 前揭書，125~126 頁。
[32] 前揭書，114 頁。

airiti

會此想法而教其子弟，以後記之學則為範本而育養，其子弟長成大致不錯之人物，而世上乏無賴惡黨之子弟。為人父兄者應多加領會，非僅為一族，是為家、為國也，人人勿輕忽思之。」(33)

至於「父兄」在「身教」上應該要注意什麼？怎麼做？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第一，「父兄」的「不知」、「無知」。這是他一以貫之的「不學不術」觀點：不讀書、不求知識所以不知處事之道。換句話說，「父兄」不讀書、不求知識，何來教養子弟方法之有？

第二，若「不知」、「無知」況且如此，是否讀書、求知就會教養子弟？他的答案是恐怕未必。沒有知識、學問的內化，「父兄」言行粗魯無禮、淫酒逸樂，何來身教影響之有？

第三，天性之愛要輔以理性的教養，使子弟長成有用之人，貢獻社會而不是危害社會，乃為「父兄」天職、責任之所在。

第四，「父兄」自己不知、無知、無教、無身教而施以打罵教育，不啻自曝其不知、無知之短，不但不當、無效，甚至導致反效果，「父兄」應當引以為恥、為戒。

這樣看來，林子平言之諄諄地告訴天下「父兄」：生兒容易育兒難，家庭教育非易事，有賴自身的教養智識、責任意識、自我規戒與理性思維。若再加上其深層的教育觀、人心觀、社會觀，林子平何止是一位兵學思想家，不但在前著中筆者稱之為社會倫理思想家並不為過，再以此篇來看，應可堪稱為教育思想家。

本文雖聚焦「父兄訓」中的「父兄之過」，尚未擴及其他有關胎教、生活、學文習武、「八德」等的教養論述；不過，僅就「父兄之過」的內容而論其歷史意義，當是做為當時的歷史事實，幕藩體制與身分等階下的制度、習慣已經失靈，在他多年對於鞏固海防、武士在鄉、強化政令等制度的改革建言外，年事漸高的他仍念念不忘透過教育改革造就人才，特別是「父兄」對於教育子弟在觀念上、智識上、行為上、方法上的誤謬、改善之實踐的指陳與促請，他提示了從這個「父兄」知「過」、改「過」—小我改革的「根本」做起，進而擴及整個社會、

(33) 前揭書，114 頁。

airiti

國家的改革構想。

身為現代人，重讀時隔兩個多世紀以前林子平的文章，一路讀來，我們可以從字裡行間感受到他的憂慮、甚至微慍的心情。也許有人會說「父兄訓」中帶有家父長心態以及重整家父長式封建社會秩序的目的；然而現在的世界大部分離開封建、身分不平等的時代已久，我們從林子平「父兄訓」中是否完全找不出放諸現代的普世意義呢？本文尚未論及其他的內容，不過僅就「父兄之過」的論述而言，跨越了兩個多世紀林子平傳遞給後人的訊息，似乎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做為社會性存在的人，活在與他人相關連、影響、交流的世上，一個人豈能不知、無知、無教養…，尤其是影響子弟甚鉅的「父兄」。為人父母者在求知、身教上的自我惕勵，關係著孩子們的成長、發展，甚至對於社會、國家的貢獻。

第二，做為社會性存在的人，活在與他人相關連、影響、交流的世上，父母自身無知、沒有教養也沒有身教而以姑息、溺愛、打罵等方式對待小孩，都顯示出本身的真愛、理性、德行、智慧、羞恥心、責任感的付之闕如。

第三，做為社會性存在的人，活在與他人相關連、影響、交流的世上，不論年長、年輕世代出現言語粗鄙汙穢、行為粗魯無禮，甚至侮辱暴行、目無法紀等情況令人觸目驚心時，是否反映出代代相傳的家庭教育出了問題？父母們有必要深思與省察了呢？

參考文獻

魏肇基譯、2013 年、『愛彌兒』、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6 頁。

馬耀輝、2008 年『林子平の社会倫理思想の研究』、台北、致良出版社、164 頁

山岸德平、佐野正巳編著、昭和五十四年、『新編 林子平全集 3 經世』東京、第一書房、97 頁。

鈴木榮一郎、昭和十五年、「林子平先生と父兄訓（上）」、『仙臺鄉土研究』、第十卷第十號、仙臺市、仙臺鄉土研究會出版部、11～16 頁。

airiti

鈴木榮一郎、昭和十五年、「林子平先生と父兄訓（中）」、『仙臺鄉土研究』、第十卷第十一號、仙臺市、仙臺鄉土研究會出版部、11～18頁。

鈴木榮一郎、昭和十五年、「林子平先生と父兄訓（下）」、『仙臺鄉土研究』、第十卷第十二號、仙臺市、仙臺鄉土研究會出版部、14～17頁。

淡江大學 TAMKANG UNIVERSITY

□2015年4月30日論文受理　2015年6月30日審查通過